



语用学研究的领航者——陈新仁教授访谈录

王祖友¹ 陈新仁²

【摘要】在访谈中，语用学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陈新仁教授结合自己研究，在简述语用学概念和历史的基础上，纵论国内外该领域“身份研究”、“边缘现象的语用学研究”等热点和前沿问题。从跨学科视角阐释“语料库语用学”、“伦理语用学”等语用学研究新趋势，进而从比较视角提出了中国语用学理论建构，这一理论“本土化”话题值得学界关注和讨论。作为当代中国语用学研究的领航者，陈教授对科技和年轻人寄予厚望，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的研究心得及其辩证的“传承和创新”理念。

【关键词】语用学；伦理语用学；理论“本土化”

1 王祖友，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国文学。邮箱：wangzuyou2012@163.com

2 陈新仁，南京大学，研究兴趣：语用学理论与应用、外语教育与教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邮箱：xrchen@nju.edu.cn



Pragmatics Research Pioneer: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Xinren

Wang Zuyou¹ Chen Xinren²

【 Abstract 】 In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Chen Xinren,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 in pragmatics research, expounds on key and cutting-edge issues in the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identity studies” and “pragmatic research on marginal phenomena,” while briefl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and history of pragmatics. He interprets emerging trends in pragmatics research, including “corpus pragmatics” and “ethical pragmatic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ubsequently, from a comparative standpoint, he propos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ragmatics, a topic of “localization” worthy of academic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As a leading figu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agmatics research, Professor Chen places great hope on technology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generously sharing his research insights and his dialectical concept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 Keywords 】 Pragmatics; Ethical Pragmatics; Theoretical “Localization”

-
- 1 Wang Zuy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wangzuyou2012@163.com
 - 2 Chen Xinr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ragmatics, Language Teaching and Education,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E-mail: xrchen@nju.edu.cn



2024 年 3 月，笔者受编辑部的委托对陈新仁教授进行书面访谈，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王祖友：陈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作为语用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如果读者是一般的语用学爱好者，您会怎样给“语用学”下个定义并简要说明其历史和现状？

陈新仁：语用学是语言学各分支中一个以动态语境中的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领域，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基于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语用学因其联系语境研究语言而不同于语法研究和语义学研究。何兆熊先生在他的《语用学概要》（1987 年）一书中指出：“在众多的语用学定义中，有两个概念是十分基本的，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语境。”他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 年）中指出，语境包括语言内知识和语言外知识，语言内知识包括语言本身和语言所在的上下文，而交际所处的背景知识、情景知识和交际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则构成了语言外知识，想要理解语境，这两方面的知识都要受到重视（何兆熊，2000）。从发展的观点看，语用学的崛起是语义研究的发展和延伸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语用学是一种对意义的研究。但语用学所研究的意义不同于形式语义学所研究的意义，它所研究的是语言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体现出来的具体意义。由此可知，语境对意义表达与理解的作用在语用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虽然迄今为止，语言学界对语用学的定义和范畴尚没有统一的见解，但却有一种共识，即“语境是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一门专门研究语境在交际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学科。人们的正常语言交流总离不开特定的语境，语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话语的理解和使用。譬如，要判断某些具体的言语行为是否得体须依据其使用的语境，离开了语境就使判断本身失真或失去意义。

语用学的概念首先是美国哲学家 C.W. 莫里斯（1901-1979）和 R. 卡纳普（1891-1970）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提出的。60 年代，英国哲学家 J.L. 奥斯汀（1912-1960）和 J. 塞尔（1932-）先后发表了言语行为的理论主张；英国语用学家 P. 格赖斯提出了会话含意理论以及用来推导含意的“合作原则”。以上三个学者的贡献使语用学从概念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美国莫里斯在提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分时，认为语用学是对指号和解释者的关系的研究，即研究指号在它出现于其中的行为范围内的起源、用法和效果。卡尔纳普认为，如果一种研究明确地涉及说话者或语言作用者，我们便把这种研究归诸语用学的领域。从 John Austin 20 世纪 60 年代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甚至更早 Wittgenstein 的后期研究开始，语用学的萌芽已然呈现，随着 Journal of Pragmatics 的创办（1977）、Levinson



的 *Pragmatics* (1983) 的出版、国际语用学协会的成立 (1987)、第一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召开 (1989), 语用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英美学派眼中与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形态学、语义学等同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王祖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将语用学引入国内以来, 中国学者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陈新仁: 长期以来, 国内学者多持“拿来主义”的态度, 比如接受和阐述一些导论性著作, 如莱文森的 (Stephen C. Levinson) 的《语用学》 (*Pragmatics*, 1983), 尤尔 (George Yule) 的《语用学》 (*Pragmatics*, 1996)。语用学与中国结缘最早归功于胡壮麟先生 1980 年撰写的关于该学科的介绍文章——《语用学》, 而其真正发端则主要归功于何自然先生。何先生 1983—1984 年在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学访学一年, 师从世界著名语言哲学家、语用学家 Steven Davis 先生, 潜心研究, 系统探究语用学, 学成回来后并开始开设语用学课程, 于 1987 年完成国内第一部语用学教材《语用学概论》, 并于次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成为学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先后修订出版 3 次, 印刷若干次。该书追溯了语用学的发展过程, 概括了语用学的定义, 并对语用学定义进行分类, 阐明语用学的研究宗旨。他出版了《语用学讲稿》(2003 年) 等, 还与冉永平合著《语用与认知》(2001 年)、《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 年) 等, 冉永平独著或合著了《语用学: 现象与分析》(2006 年)、《语用学纵横》(2007 年)、《词汇语用探新》(2012 年)、《语用学十讲》(2021 年), 还出版了译著《语用学原则》(2020 年)。张绍杰教授主编出版《语用·认知·交际》(1998 年), 姜望琪教授出版了《语用学理论与应用》(2000 年), 吴亚欣教授出版了《语用含糊: 汉语言语交际的策略》(2004 年)。熊学亮独著《认知语用学概论》(1999 年)、《攻玉文丛: 句法语用研究》(2012 年), 还与曲卫国教授合著《语用学采撷》(2007 年)。何刚教授出版专著《话语指示、文化语境、指示方式——美国话语指示的文化语用学探究》(2021 年)。当然还有很多, 这里难以一一列出。我本人也独著和合著《会话信息过量的语用研究》(2004 年)、《批评语用学视角下的社会用语研究》(2013 年)、《社会用语的心理语用分析》(2013 年) 等, 还出版了译著《语用学与英语》(2020 年)。

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以何自然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人这些年开始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语用学理论, 如何先生与我等合著的《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2014 年)、本人独著的《语用身份论》(2018 年) 以及主编的《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与交际研究》



(2013 年)。二是中国学者开始在国外知名出版社陆续出版专著或合著,如谢朝群主编出版 *(Im) politeness and Moral Order in Online Interactions* (2020)、*The Pragmatics of Internet Memes* (2020) 和 *Approaches to Internet Pragma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2021) 等。我也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先后独著或主编出版了 *Politeness Phenomena Across Chinese Genres* (2017), *Critical Pragmatics Studies on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 (2020), *Exploring Identity Work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2022), *Metapragmatic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2022), *East Asian Pragmatics: Commonalities and Variations* (2023)。

李民、肖燕(2017)以五年为一个区间对 1980—2015 年中国语用学发文情况作了大致分析,发现 1980 年左右每年约发文 3 篇,1985 年左右每年大约共发文 6 篇,1990 年激增至 25 篇左右,1995 年迅速增至 40 篇左右,2000 年飙升至 100 篇,2005 年左右是语用学研究的高峰期,大约每年 140 篇左右;之后语用学研究发展平稳,但伴有小幅回落,年度发文量在 110-130 篇左右徘徊。撇开数量增长不谈,中国语用学的总体发展特征是沿着西方语用学界的路子前行。最外在的表现是中国语用学大会与国际语用学大会的同步召开(其中不乏一些会议主题的直接借鉴),而几乎每次大会都会邀请数名国际语用学家做主旨报告。次外在的表现是中国语用学研究总体上以借鉴套用为主(而何自然教授倡导的运用模因论分析汉语语用现象、钱冠连教授研究禅门公案等显然不属于此类,因为国外语用学同行很少做这样的研究),1980—2015 年间出现频次较多的主题词可归入如下五大研究领域及几大新兴学科(李民、肖燕 2017):(1) 学科总论,如语用学、语用学研究、语用学理论;(2) 言语行为研究,如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3) 合作原则、会话含意及其推理研究,如格赖斯、会话含意、语用推理、合作原则;(4) 认知语用学,如关联理论、语境效果、认知语境、话语标记语;(5) 语际语用学,如语用能力、语用失误;(6) 语料库语用学、人际语用学等新兴学科也陆续兴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礼貌原则、面子理论、关联理论、语言顺应论、语用能力理论等会在国内长期流行,鲜有体现中国语用学特色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更遑论建构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了。

总体来看,从核心话题选择、对象语言、学术元语言、术语范畴来源、理论框架选择等看,中国语用学尚未建构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做出这一评价,并不是要否定中国语用学的发展,否定中国语用学研究者取得的显著研究成果。恰恰相反,中国语用学研究经历了引介、应用为主的阶段,目前正逐步进入创新为主的阶段。关于国内外语用学的发展,可以参考夏中华的《语用学的发展与现状》(2015 年),该书以语用学历史发展为纵轴,



以学科分支现状为横轴综述语用学学科的发展，阐释国内外研究动态、现状及发展趋势。也可以参考我主编的《语用学新发展研究》（2021 年），该书系统呈现近十年来国内外语用学的重要议题、重要论著、新发展、学科新视角、新方法、新应用。

中国语用学研究特别重视语用学理论的应用。譬如，何先生出版了《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 年），我主编出版了《语用学与外语教学》（2013 年）、《礼貌理论与外语学习》（2013 年），《二语语用能力理论与测试研究》（2022 年）。这些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认识国内语用学的发展方向，对外语语用教学与测试具有指导价值，对进一步深化语用问题研究，体现语言研究的实用性，推动语用学、乃至语言学学科发展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在语用学教材开发方面，我编写了英文版《新编语用学教程》（2009 年，2021 年）和《汉语语用学教程》（2017 年），另外袁周敏教授和我先后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推出了“语用学导论”慕课。在此之前，熊学亮教授出版了《简明语用学教程》（2008 年）。

王祖友：您对语用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数家珍，接着请您谈谈语用学新发展？

陈新仁：如我在《语用学新发展研究》中所展现的那样，该学科近十余年来在理论和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来看，语用学发展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1）更加关注各类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包括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等语境中的语用问题，而非仅仅研究日常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2）更加频繁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语用学跨学科研究；（3）更加注重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研究语言礼貌、面子、身份、立场、形象和信任等超学科议题；（4）更加强调融合多主体（如说话人、听话人、旁观者、评论者）的视角开展话语互动的分析；（5）更加强调多语境因素（如交际情境、序列语境 / 文本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融合的分析；（6）更加注重定性研究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7）更加注重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了帮助广大语用学爱好者尤其是刚刚踏入语用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更好地、更具体地把握语用学今后或未来的发展脉络，更加敏锐地捕捉有价值、有意义的话题与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语用学专家分享他们对语用学一些具体分支领域的前瞻。详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 年第 2 期的“语用学前瞻”。这里我还想补充三点，一是要关注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语言互动研究，二是要关注特殊人群的语用问题研究，三是要关注语用学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中的作用研究。



王祖友：目前国内外语用学专家们主要研究哪些热点和前沿问题？

陈新仁：热点与前沿话题太多了，比如第十六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主题“边缘现象的语用学研究”（Pragmatics of the Margins），第十七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主题“融合现象的语用研究”（Pragmatics of Inclusion），第十八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主题“非 / 典型现象的语用研究”（Pragmatics of (a)typicality）。这里，我倒是更想强调一下咱们中国学者在不断推进的一个特色话题研究，当然在国内外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语用身份研究。与国外学者对于身份的研究不同，中国学者发展起来的语用学路径下的身份研究关注交际者的语用身份及其交际属性，即交际者在互动过程中通过话语建构的身份如何服务于交际者的行事和人际需求，如何受到各种语境因素的影响。自 2013 年语用身份理论的雏形诞生后，学界已经推出一大批科研成果，从专著到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再到各级课题立项，相关研究成果已从国内扩展到国际，逐步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

王祖友：语料库语用学属语料库语言学与语用学的界面研究，近十几年来发展迅猛，它对语用学研究会产生哪些重大影响甚至革命性改变？

陈新仁：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会给科学研究的范式带来令人惊奇的变革。《语用学新发展研究》指出，现阶段语料库语用学呈现出聚焦话语标记语这一经典议题，助推变异语用学和历史语用学两大新兴学科发展，承传语用语言、社会语用和认知语用三大研究传统，涉及隐喻、反讽、转喻和幽默四种修辞手段，覆盖语篇、韵律、习得、翻译和句法五大界面研究，关涉英、德、法、日、西、汉六大语种的学科特征。可以相信，语料库语用学在验证、修正和提出新的语用学理论和为语用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方面具有巨大的研究前景。

王祖友：语用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其跨学科融通互鉴提供了可能。您在 2017 年对“伦理语用学”曾作出粗线条勾勒，在跨学科发展理念下，伦理语用学应该有着广阔研究前景吧？

陈新仁：近年来，与伦理道德相关的语用学研究倍受关注与青睐。作为将语用学和伦理学进行跨学科融合的尝试，伦理语用学有着广阔研究前景，国内外很多研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伦理语用学的字眼，但本质上属于此类研究。我的博士生高静正在撰写相关博士学位论文，并与我合作，试图厘清“语言伦理学”与“伦理语用学”的前提下，进一步阐



明其具体内涵、目标与路径，以期深化现有的认识，并为后续具体语用实践的伦理探索提供指导，相关论文已经或即将见刊，欢迎关注。

王祖友：这也是您在中国语用学本土理论建设方面踏上的新征程吧？

陈新仁：其实国内多位学者都在有意识地进行中国语用学本土理论建设，推出的成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我们都意识到，从胡壮麟先生 1980 年发表《语用学》一文以及何自然先生 1988 年出版国内第一部语用学教材《语用学概论》开始至今，中国语用学研究经历了引介、应用为主的阶段，目前正逐步进入创新为主的阶段。我曾撰文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总体看，中国语用学的创新研究可以在西方主流范式或框架下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是何自然、黄衍、徐盛桓等前辈，也可以借鉴“解放语用学”（Emancipatory Pragmatics, EP）的做法，基于“文化主位观”的分析立场，发掘中国本土语用文化特有的文本与阐释资源，建构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我认为，从路径角度看，中国语用学的创新研究可以沿着西方语用学主流理论的轨迹推陈出新，参与完善现有的西方语用学理论，在西方主流范式或框架下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或者基于中国本土语言文化土壤，扎根中国大地，构建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

王祖友：能请您解说一下“解放语用学”吗？

陈新仁：所谓解放语用学，用 Senft（2014）的话说，就是指让语言研究者摆脱“主流思想与实践中正统理论观念的束缚”。这些以日本 Sachiko Ide（国际语用学协会前任主席）为首的学者们认为，语用学领域中绝大多数占据着主流、主宰位置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包括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会话含意理论、话语分析、会话分析）都是在西方学界基于欧美语言研究发展起来的，也主要是用来研究欧美语言的，较少研究欧美之外的语言。他们发起解放语用学的专题研讨及专刊，终极目标不一定是去批评已有的理论，而是要去对亚、非、澳等各种语言中的言语实践做充分的描写，发现语言用法研究的新视角，形成语用学新的理论，以便能够更深刻地领略在西方主流学界鲜有探究的语言中的言语实践和文化语境。他们指出，解放语用学建构新的分析框架要达到两个目的：（1）帮助发现世界上语言及其互动的不同组织方式；（2）帮助研究那些较少被关注的语言的人摆脱西方范式。



解放语用学的一个核心任务是考察文化与社交互动参与之间的关系。该视角具有下列特点：

在分析话语实践时，不“削足适履”，不生搬硬套已经存在的一些二元对立概念（如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的对立）来解读本土互动，这样容易套用已经存在的范畴来分析本土互动风格；质疑把西方社会看作是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容易将世界分割成“我们”和“他们”的范畴。相反，解放语用学诉诸本土文化概念和观念来解释互动实践。

（2）解放语用学重新审视语境这一关键概念，在社会互动的实际语境中考察语言实践，也考察文化的宗教和政治维度以及说话人从孩提时学得的社交观念。

（3）考察自然发生的语言用法，重点理解实际说话人使用的本土言语实践和文化视角，这样的分析焦点有助于解释不同背景的人使用语言和组织社会互动的本土方式。

（4）提出互动话语的“文化参数”（“cultural parameters”）概念，来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在组织互动话语时所使用的互动实践方式（Katagiri 2009），发现使用语言参与社会互动的各种可能性，可以提升理解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互动的潜在可能性的能力，更好地欣赏不同带来的人际甚至国际冲突的文化及宗教观念，解释不同语言在文化参数方面的相似性。

解放语用学基于一些非西方语言的本土交际实践，重新审视语用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如贯穿西方学术思想的笛卡尔身心分离论以及自我与他人分离论，调整以前西方学界关于人类社会互动的一些假定。他们不是直接使用语用学中已经被接受的概念，然后将它们应用到非西方的语境中，而是寻求本土文化的关键概念，用本土语言和文化中的观念来阐释语言的组织，甚至认为这些概念有助于理解其他文化中的互动。例如，Hongla-darom（2009）提出藏语中的指示特征（indexicality）根植于佛教原则；Intachakra（2012）提出了泰语中的一个土著概念，缩略为 KKJ，用该文化概念解读泰语中的礼貌现象，以此质疑西方礼貌观中的普适性问题；Fujii（2012）和 Ide（2011）用由日本哲学家 Kitaro Nishida 和生物物理学家 Hiroshi Shimizu 提出的 ba（相当于英语中的‘field’）的文化概念来理解日语互动中自我与他人的不可分离，该概念并不假定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离，也不认为自我与他在本质上是分离的，而是指互动赖以发生的一种动态的场，交际参与者以及周围环境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元素；Saft（2015）认为，ba 概念也可以提升对夏威夷语等其他语言中的互动的理解，Kim（2015）认为该概念也有助于理解韩语，因为在韩语交际中人们强



调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此外，Saft（2013）发现讲夏威夷语的土著老人经常会重复，与英语本族语者重复是为了确认信息权利不同，土著老人的重复是出于不将交际参与者看作是自我与他人，而将彼此看作同一整体的夏威夷观念。（Stivers,2005）

“解放语用学”视角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 Journal of Pragmatics 上已经发表了三个相同主题的专辑，2009，2012，2014；在 IPrA 大会上做相关话题的主旨发言或主席演讲，即 Yasuhiro Katagiri 2009 年在第 11 届 IPrA 大会做了 “*Finding Parameters in Interaction: A Method in Emancipatory Pragmatics*” 的主旨发言；Sachiko Ide 2011 年在第 12 届 IPrA 大会做了 “*Let the Wind Blow from the East: Using the Ba-theory to Explain How Two Strangers Co-create a Story*” 的主席演讲；提出了一些本土话题、原创性理论、术语等，发现了语言使用方面的“不同”社会组织方式。迄今为止，解放语用学专题研讨已经覆盖日语、爪哇语、汉语、韩语、老挝语、波斯语、缅甸语、泰语等语种。

王祖友：看来日本学者在继承和创造方面具有优良传统，“解放语用学”视角对打开中国语用研究的思路很有启发。如何看待学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语用学的创新研究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陈新仁：传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传承与创新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创新往往是传承过程中的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凭空地、任性地为创新而创新。如果仅仅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那么产出的东西就没有学术支撑，所谓创新就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我认为，中国语言学一方面要参与到国际性、普遍性的议题研究中，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语言学研究需要解决自己的语言研究问题，因而需要围绕自己的议题开展研究。即使是在第一个方面，就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言，解放语用学的启示是，中国语言学需要结合自身的本土语言与文化模式，考察中国语言的自身特点，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认识其他语言以及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

我在与 Dániel Zoltán Kádár 合作创建 East Asian Pragmatics 时，就在发刊词中提出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解放语用学实践：“...the journal will make a key contribution to ‘emancipatory pragmatics’, a field that has been strongly promoted by East Asian experts such as Sachiko Ide, by including publications that enrich ‘mainstream’ pragmatic research by taking on East Asian understandings of human interaction...”。



张国祚（2012）在谈及打造对外话语体系时指出，应当明确其目的是增强话语权，应当了解话语体系的内涵、定位和功能，应当坚持继承与创新、以我为主与开放包容相结合。就中国语用学的学科话语体系建构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着手：

（1）面向本土语言使用实践，合理择取研究话题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晖认为，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必须立足国情和中国实践，善于从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中总结提炼鲜活话语”。蒋建国（2015）认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增强话语自信、紧扣时代主题、体现中国价值、做到融通中外、强化创新意识。

要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立足本土语言使用实践，注重发掘汉语及其他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用实践资源，选择具有中国社会文化特点的语用话题开展研究。这就包括那些与中国传统及现代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各种话语实践，如中国食文化话语、中国酒文化话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话语、中国民俗话语、中国政治话语、中国经济话语、中国宗教话语、中国文学话语、中国艺术话语等。这些话语可以来自典籍文书、日常面对面口头交流，也可以来自社交媒体等网络空间。Chen（2017）呈现了中国多种语境下的礼貌话语实践。此外，第15届全国语用学大会的主题“面向汉语的语用学研究”，第16届全国语用学大会的主题“虚拟空间中的语言使用研究”，已经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第16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主题是“The Pragmatics of Margins”，体现了一种相似的主旨。当然，仅仅使用本土语言是不够的，关键是为研究本土语言而选择本土语言。

（2）发展本土语用术语，适当择用本土元语言

术语是一门学科专业知识的集中体现，术语的归属感往往与学术话语权有内在的关联。语用学中尽管有个别术语（如“face”）原本来自中国，但却非由中国学者将其术语化，而是由西方学者进行理论化后成为语用学术语的。另一方面，语用学的学术元语言基本上都是英语，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有时会成为一个挑战。一方面，中国学者了解、理解国际语用学的理论会更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会非常不容易。对于前者，Michael Haugh（2016）在 *East Asian Pragmatics* 上发的文章中指出了语用研究的元语言问题：套用来自英语的元语言会影响人们对一些本土语用实践的理解。因此，使用本土语言（如“客气”，keqi；“有礼”，youli；“面子”，mianzi；“谏净话语”，jian discourse）作为术语的元语言，有助于提示国际读者其内在的本土性，从而赋予



其不同于自身元语言的含义。此外,值得研究的元语言还包括“气话”“客套话”“鬼话”“人话”“好话”“丑话”“废话”等。

(3) 依托中国文化价值观,尝试建构本土语用理论

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有必要从传统文化入手,更好地运用中国有益的传统文化,在融合创新中再塑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陈新仁(2018)探讨了中国“家文化”驱动下的汉语人际语用表现。Ye(2015)研究了“he”(和谐);冉永平(2018)以及冉永平、赵林森(2018)探讨了汉语交际中的“人情原则”。值得探讨的问题还包括: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些核心价值观是如何体现在中国人的话语实践中的呢?促成了哪些语用原则(如和谐原则、平衡原则)?

(4) 基于本土语料驱动,积极探索本土研究范式

要打造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需要放弃从西方主流理论、概念出发的研究范式,这就意味着需从本土语料出发,走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就需要将相关语用实践置于全方位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充分挖掘本土语用实践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本土语料驱动的研究范式并不意味着完全忘掉西方理论及其概念。恰恰相反,要认识本土语用实践的独特性,不将之与西方语用实践进行比较是很难做到的。只是研究的顺序很重要,切忌带着“先入之见”去着手本土语用实践的研究。“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原则”(张朝意 2015)。王义桅(2014)也指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借鉴国外的合适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这无疑值得我们谨记。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不可期望一朝一夕就实现,也不可以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借鉴解放语用学的成功经验,也基于中国国情与文化,我认为,要成功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采取下列保障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 研讨磋商,专家引领顶层设计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能一哄而上,更不能一哄而散。如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建设一样,建构宏大的学术话语体系,同样离不开高层次专家的整体规划和方向引领。此外,语言学的各个学术组织、学术期刊等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2) 鼓励激励,营造宽松学术氛围

建构中国语言学学术话语,需要一个宽松、友好的学术氛围。具体而言,要给予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充分的表达机会,允许试错、犯错和不完善,耐心等待、积极支持新



思想的成长，而不是相互拆台、讥讽。中国学界由来已久的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可以休矣。

（3）凝心聚力，形成内外互动机制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可期望靠个别人就可以做到，孤军作战很难形成学术影响。日本同行的团队作战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同样值得我们借鉴的是，他们与海外国际专家的协作。中国本土专家一方面要齐心协力，另一方面要有开放的心态，积极探索与海外华裔学者以及对友好国际专家的合作，加强内外互动与交流，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请进走出，注重国际传播沟通

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国际访学等渠道，加强国际交流，打造互访机制，让国际专家能第一时间了解、理解、接受本土理论建构。

要加强中国本土理论的宣传与传播，确保中国学术话语的可理解性。习近平（2014）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王晓晖（2014）指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既要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气派，又要把握国外受众思维习惯，运用国际上能够广泛接受的表达方式，使我们的对外话语易于接受、易于传播”。

（5）共建创建，发挥话语平台作用

积极参与国际语言类协会工作，积极参与国际刊物的审编工作，编辑、出版和发行自己的国际刊物，充分利用国际会议集体发声。

（6）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保障措施

纵观国际语用学界，从核心话题、对象语言、术语体系、学术元语言、理论框架、研究范式、方法论、发表渠道、学会组织等各方面看，当前该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毋庸置疑是西方始创并主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语用学应该有所担当。为此，本文结合中国语用学发展脉络以及“解放语用学”视角的形成与发展，剖析了建构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讨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

习近平（2016）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指示对于建构中国语言学学科话语体



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祖友：对于有志于语用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您有何建议？

陈新仁：从几年参加论文答辩和审稿的经历看，我这里最想说的是，不能为写论文而写论文、为发论文而发论文。做研究，要有问题意识，研究真问题，要清楚自己为何要做这个或那个研究。

王祖友：谢谢您对年轻学人的谆谆教诲！也衷心感谢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详细回答我的提问。

陈新仁：谢谢您对我的关注，谢谢编辑部给我和语用界新老朋友提供另一个交流平台。

受访人简介：

陈新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外语部副主任、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研究所所长，*East Asian Pragmatics* (ESCI) 主编、《外国语文研究》(CSSCI 集刊) 主编、《中国语言战略》(CSSCI 集刊) 第一主编、*Pragmatics* (SSCI) 副主编，*Research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荣誉主编。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语用学理论与应用、外语教育与教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独著、合著 *Politeness Phenomena Across Chinese Genres* (2017, Equinox), *Critical Pragmatics Studies on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 (2020, Routledge), *Exploring Identity Work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2022, Bloomsbury), *Metapragmatic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2022,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East Asian Pragmatics: Commonalities and Variations* (2023, Routledge), 《语用身份论》(2018) 等 28 部，译著 2 部，在 *Journal of Pragmatic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30 余篇。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际语用学协会顾问、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分会和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匈牙利科学院客座讲席教授，哈德斯菲尔德大学(英国)、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外 15 所高校兼职教授。



访谈人简介：

王祖友，男，博士，教授。200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文学博士毕业，师从杨仁敬教授。曾在 Chatham University 和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访学一年。

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文学和文学翻译。出版著作 17 部，曾在《外国文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近百篇，主编、参编教材 7 部。完成科研项目 7 项。《王祖友诗歌集》（2025 年）由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

社会兼职：《《山东外语教学》编委（2011-2017）、*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委、《语言学》编委、《世界文学评论》编委、《世华文学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顾问、《华中语文》编委、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文学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华文月刊》文学访谈栏目主持、张俊彪文学艺术研究会顾问。“义讲堂”（当代知识分子公益讲堂）堂主。Email:wangzuyou2012@163.com

（责编：王儒蕴）